

永恆的朝陽

——香港新亞書院瑣憶

·范興國（本誌特約撰述）

隨著人潮亡命香江

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大陸，正是赤焰滔天，兵兇戰危。馬歇爾將軍的調停失敗，接著國軍戰事節節失利，特別是一些政客官僚、叛軍叛將，好像着魔似的紛紛「陣前起義」；頓時，從華北到華南，大片大片的乾淨國土，幾在風聲鶴唳的情形下，為中共的紅潮所吞噬。

這時，民族復興的領袖蔣中正元帥，仍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偕蔣經國先生，在重慶、成都作最後佈署與巡視，而終於決定飛到臺灣。經國先生後來又冒險飛西昌慰問軍民，最後決定以回到祖國懷抱不久的臺灣作為復興基地，來從事一種較抗戰更長久、更堅苦的反共鬥爭。

區區當時以一介青年，隨着滾滾的人潮，亡命香江，浪跡太平山下。其中所經歷的各種境況，與所接觸的人與事，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，朝夕每一思及，對彼一已逝之時、空間的點、線，莫不與無限悲涼與蒼茫之感。緣彼一時代，固難地覆天翻，避秦南來香江的知識份子，似乎大都胸懷「亡國而不亡天下（即亡文化）」的赤子之

心，此可以早期新亞書院的錢穆先生、唐君毅先生、張丕介先生等為代表人物。

春風拂面考入新亞

民國四十一年春天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認識了秦夢瀟先生。秦先生大約二十幾歲，儀表溫文俊逸，對中、西哲學已有相當造詣，常在華僑日報發表文章，他與當時執教九龍桂林街新亞書院的唐君毅先生甚稔。蒙他向唐先生推薦，說有個流亡青年，想來新亞讀書，不知可否給予一個機會？唐先生極喜提攜後生晚輩，馬上應允要約見我，給我一個考試。

記得是個春風拂面的上午，秦夢瀟先生陪伴我跨入新亞的教務長室，唐先生時任教務長兼哲學系主任，滿面笑容招呼我們，他要秦先生坐在一旁沙發上，立刻對我說：「為要看看你的程度，就考道申論題。你試就宋明理學對當代可能發生的作用，以及有何鼓盪着力之處？不必拘束，希自由陳述個人的看法。」

唐先生出了這樣一個大題目，真是太看重了我這個當時少不更事的青年。我竟也一時頗為大

膽地，將平日讀書心得，和一些對國家民族復興的熱望，陳述了出來。其中，最使我記憶鮮明的，是我狂妄大膽的指出：宋明理學的氣機固顯文弱，但在程、朱、陸、王平日袖手談心性的背後，尚能鼓舞出一批講求廉恥與人格的知識份子，來「臨危一死報君王」。這可說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種至高無上的意境。同時，張橫渠「西銘」中所言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正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「一種文化思想精神與道德意識……」。

這篇申論題，我匆匆繳了卷。幾天後，秦夢瀟先生帶來消息，說：「唐先生對你這道申論題，相當滿意；祇是認為還不够成熟，評了六十五分。他同意你進入哲學系就讀，也批准你領取一份『孟氏獎學金』。」如此，我便進入了新亞，獲得了一個「安身立命」的所在。

人文主義色彩洗禮

那時的新亞書院，校址在九龍桂林街，橫跨在幾棟聯號公寓的二樓以上到四樓之間。設備雖是因陋就簡，但已較俾甫晴時期的亞洲學院，稍

具規模。

教授陣容中，最具人文主義色彩的，就是錢院長賓四、唐教授君毅、張教授丕介……。

錢先生所開中國史學、宋明理學與論孟等課程，自然令人激起一種對中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。記得在學校三樓一間不頂寬暢的教室中，錢先生講論孟時，引來許多當地工商界人士以及飄逸出塵的僧、道成羣前來旁聽，戶限爲穿，擠得水洩不通。

錢先生臺風甚健，如講一句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他可以毫無倦容，一連講述三個小時，還意猶未盡。所涉及的史料與內容，貫通古今中外，由入世而出世，再由出世而入世來看中國與世界。講中國秦、漢，且多旁證西方之希、羅文化；講宋、明理學，擷取西方十六世紀人文主義的思潮，指出未來一個新的中國歷史發展方向，使聽者莫不心靈激盪，產生新的境界與未來新的憧憬。

記得新亞第一屆畢業生，祇有兩人。一是余英時；另一位姓張，名字忘記。余君後來去美國哈佛大學繼續深造，獲得博士學位。由於深得錢先生的心傳，以及靠其本身天份與學養，後來經常闡發一些錢先生的史學見解，並在臺、港兩地報刊發表有關史學的宏論，成爲國際知名的歷史學者，現任南港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初期新亞的生活，師生之間物質生活是頗沛困乏的，但是心靈與精神的生活，却是無比的豐裕與寬廣。彷彿在人類歷史迷失的運會中，激射出一道絢爛的光芒，照耀着前面的航程。這一現

象，立即震撼了西方的美國，她促使享有歷史盛名的耶魯大學，與新亞聯手合作，又邀請錢先生到耶魯大學講演，一時盛況空前，被美國輿論報紙稱讚爲：「將東方的智慧，帶出了樊籠，充實自由世界。」

暮鼓晨鐘心內上帝

我當時何幸能親炙於錢先生的門牆之下，那時錢先生不過五十餘歲，常喜着淺灰色西服，間亦換着長袍，溫文爾雅，「望之儼然，卽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

那時，錢先生獨身，與唐君毅先生偕夫人暨一位女公子，張丕介先生偕妹張丕環女士，共同分別在新亞的二樓，劃室而居。在他們居室的前緣走出，就是二樓的一間辦公室兼會議室與閱覽室，裏面有辦公桌、椅，以及陳列着若干報章雜誌，與供應茶水之處。

提到這間閱覽室，有兩件事頗堪回味。有次，我適在閱覽室翻閱報紙，唐先生忽然呼喚我：「你來。」我就跟往其書房，原來唐先生正在忙着寫一篇文章。唐先生寫文章與一般人不同，似乎不必在手邊堆放許多參考書與資料，祇見其文思泉湧，針對命題與論證，不假思索，秉筆直書，且書寫速度極快，不一會便灑滿一張有格稿紙。祇是他自己覺得潦草，在我看來，已是很漂亮的鋼筆行書字；但仍要我跟他隨抄一遍。

至今大致尚記得這篇文章名叫「論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之態度——中國知識份子自作主宰的精神氣概之建立」。這篇約有三萬多字的長文，是

唐先生應當時香港「民主評論」雜誌社的編輯力邀而寫，發表在該刊民國四十一年六月號上面。我爲唐先生所抄寫的那段，由於身歷其境，邊抄邊思，不僅使我當時感到有如天外飛來的「暮鼓晨鐘」，更影響了我此後許多年的思想與精神領域。唐先生的這段文字，是這樣的：

「記得去年除夕，在鄰家爆竹聲中，中宵獨坐，竟不勝悱惻之情。我素來不在波譎雲詭之國際局勢上，寄託幻想與希望。我再環顧社會風習、人心趨向，與一般知識份子表現於行動言語文章中之氣度，我總覺不見真正的去暴戾而致太平之幾，頓覺前路茫茫，天昏地暗。然在悲觀之極，靈光不昧，忽然念及猶太教、基督教中，上帝在無中創造世界一語，覺其中實有無盡智慧。此語之宗教與哲學的解釋，今固不能說，但是從歷史觀點去看，此種思想之起源，我想當是孕育於猶太人被逐出埃及以後。當他們結隊而行，流離轉徙於沙漠風塵之中時，在天蒼蒼野茫茫之下，當然不勝黍離故國之思。他們想着現實世界不屬於他們，流離轉徙於沙漠風塵之中時，無可倚恃，無可攀緣，無可假借。於是從一片飄零悵悵之感，不忍宗社之亡之心，便顯出一內在的深情，由此深情中，卽見一內在的無上主宰或上帝，而相信他將自無中創造世界。世界之開始，亦是他自絕對虛無中創造出來的。猶太人亦終於本此信念，而自無中創造出了基督教之世界。我再一自反當時一念之悱惻，我亦卽相信人人之內心深處，皆有一純潔真實之不忍人之心。

「此不忍人之心，『有家而不忍家之毀，有

國而不欲國之亡，有天下而不欲天下之失黎民，有黎民而恐或亂之，有子孫而恐莫保之。」（船山先生語），此便是人生之真實不容己之內在的無上主宰，我們內心的上帝。他便有從此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物，自無中創造世界之大力，這個不忍人之心，恒是不到悲觀之極，不至山窮水盡之境，不能真正顯出。於是我反而想到正因中國知識分子，所處者乃五千年來所未遇之慘境，經歷了無數的理想希望之幻滅；然後他才真配挽救中國五千年來所未經之災難，而重新創造中國民族、中國文化之更遠大的前途。」

小小相館也含玄機

另外一事，也是發生在這間閱覽室。緣那時區區與其他同學一樣，半工半讀完成學業，承九龍啟德福音堂顏東美牧師的介紹，在一家名叫「保羅腓力照相館」工作。這家照相館說來也蠻富玄機，原先由教會內兩位弟兄，許保羅及孫腓力合營，他們在九龍福華街二十七號，花了點錢，向屋主租用一小塊位於上下樓梯出口的角落，僱工隔成一個小格局，裏面放置兩個玻璃櫃，櫃內陳設幾臺照相機與幾卷底片，接些沖洗放大照片的生意。

後來，因生意不好，孫腓力他去，僅剩下許保羅一人獨撐。在許獨撐期間，就僱用我每天為他看守八小時相館，工作是接些沖洗照片的生意，外加代收若干訂閱的報紙與函件，報紙多係人民日報、大公報、文滙報，以及若干來自共黨南方城市的地方報紙。

許的住處，我不知道，許祇告訴我，他與幾個外國朋友合夥做生意，平時工作忙，只有每天下午四點鐘，他有便車經過，會親來相館取走各物，不用我煩心，不明白的事不要多問，只要完成分內的工作，就可按月領取薪水。但我也向許表明，我是半工半讀，倘遇學校有課，當蒙同意隨去隨返，許也祇好應允。

對這分工作，當時內心確有狐疑，由於每月可獲百元港幣以及可以兼顧讀書，也就暫時勉強為之，以觀究竟。每天在相館，到中午十二點鐘，有一廣東小童準時攜來滾熱飯菜一盒，內分三層，湯一、菜一、白飯一。那時營養不夠，每次用餐總是風捲殘雲，一掃而光，無意間回顧身旁小童臉上的表情，不禁令我訝然失笑。

約莫連續工作了幾個月，暑假已經溜走，學校開始了第二學期的課程。

某日，下午四點鐘左右，一位西服筆挺，頭髮梳得光亮的中年紳士，出現在我的面前，神采飛揚地對我說：「我從臺灣來，剛下飛機；我是許先生的朋友，要看他。」我當即禮貌地告訴他：「許先生不住在這兒，他家地址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俟許先生來相館時，代為轉告。」這位紳士點點頭，便告辭了。

我等許先生到四點二十分，仍未見人影，想必許今天不來了；但是下午五點鐘以後，我還有兩節張丕介先生的「經濟學概論」，必須到校上課，便匆匆將店門上好，迅速奔向學校。福華街到桂林街的路程，步行約莫十多分鐘便到，剛抵校門，看看腕錶已四點四十分，便幾個快步跑上

二樓。剛跨進閣覽室，便覺眼前一亮，恰與剛才那位與我告別的紳士，四眼相接；在我尚未來得及反應打招呼，他急忙低頭走上三樓教室去了。

這樣一幕，似覺不近人情，亦感無奈之際，適有哲學系高年班同學唐端正，在一旁看報，忙問他：「剛才走上三樓那位先生是誰？」當蒙唐君告訴我：「吾校經濟系伍鎮雄教授，你不知道？」

翌日，要發生的事，終於來臨了。照相館許先生特別客氣地邀我一同去茶樓共進午餐，為我點了一客廣東叉燒雞飯，告訴我相館工作已有新人來接，明天可以不用再來。就這樣，我被炒了魷魚。

被炒魷魚，我並不憂慮，因早期的香港，找個小工作還不是頂難的事。祇是好奇心驅使我，要將照相館一層神秘的面紗揭開。後來，終於從各方面的接觸中，大致知道我的判斷不錯：相館是我方派在香港秘密工作外國運用的中間「接駁機紐」。這個機紐，就是運用不知情者，作為秘密工作聯絡交通的掩護，一旦發生意外，便立即切斷中止，使工作獲得保全，免致受到牽連與影響。區區當時，便是在不知情下，擔任了此項秘密工作「接駁機紐」的小卒。何以突然被辭退？或許伍鎮雄教授自覺唐突，無法「下臺」所致吧。

後來，民國五十四年夏天，唐先生來臺北，應邀作公開學術講演，宿於鐵路飯店。我往謁時，順便叩及伍鎮雄教授是否參加那個工作。唐先生親切告訴我：「伍鎮雄教授似乎不會與那個工

作有緣的，因為他是南洋華僑，又是研究經濟學很有成就的學者。」所以，至今這件事依然是個謎。

從那裏來回那裏去

唐先生所開的哲學課程，有哲學概論、形上學、認識論、邏輯……總是滔滔不絕，閃爍着思想的光芒，提出各種曲譬善喻的正、反論證，令人眼、耳、口、手大有應接不暇之感。他也每每不禁大汗淋漓，不斷用手帕擦抹那由前額流至頸脖間的汗珠。他的頭髮濃密，不擦髮臘，梳得自然而美觀，微帶波浪。他的課多半在下午，無論溽暑或寒冷，室內總是溫煦如春風，令人陶醉在他的大智慧之中，不知身之所在。

唐先生的學問可說是下筆萬言，著作等身，無庸我來嘵嘵。他悲天憫人，熱愛國家與傳統歷史文化；博古通今，在用力西方、印度及中土各門各派的學術源流後，他乃萬流歸宗，昌大儒家孔子的學術思想以為天下後世法。此可從其後期的皇皇巨著中，看出端倪，如：哲學概論（上、下冊），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（上、下冊），中國哲學原論——導論篇（一冊）、原性篇（一冊）、原道篇（分一、二、三冊）、原教篇（上、下冊）。

晚年猶在癌症摧殘的病中，勉力著成了「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」，在書中自嘆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。他終以生命的極致探觸展示了生命的九境：萬物散殊境、依類成化境、功能序運境、感覺互攝境、觀照凌虛境、道德實踐境、

歸向一神境、我法二空境、天德流行境。更感慨說出：「願自今以後，唯當使此夕陽之『餘霞，散成綺』，應機隨意言說，以照彼世間後來之悠悠行路人而已。唯人除一切有限之著述之事，或任何事業之外，人更當信其本心本性，自有其悠久無疆之精神生命，永是朝陽，更無夕陽，此吾根本信念。」但他在「懷鄉記」中，還記下另外一番感慨：「其實一切著作與事實算什麼，這都是為人而非為己，亦都是人心之表皮的工作。我想人所真正要求的，還是從那裏來，再回到那裏去，為了我自己，我常常只要現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墳上、先父的墳上、祖宗的墳上與神位前，進進香，重得見我家門前南來山色，重聞我家門前之東去江聲，亦就可以滿足了。」

按唐先生祖籍廣東客家，家鄉是四川宜賓，從小住成都，自謂與江水有緣，生在金沙江與岷江邊，讀小學在成都錦江邊，讀中學在重慶嘉陵江邊。金沙江水深，岷江岸澗，錦江溫柔，嘉陵江曲折多姿。唐先生就讀的重慶聯中，即川東書院舊址，學校之後有山名鵝項頭，其上左瞰長江，右瞰嘉陵江，直上即浮圖關。當時之浮圖關，只有一座牌坊與墳墓，夕陽古道，秋風禾黍，使人念墓下潛寐人，千載永不磨。

唐先生是一代哲人，聽其言，讀其文；想見其為人，雖然哲人典型已遠，但他的思想，却不斷蕩向四方擴大延伸開去。

張丕介先生當時所講授的經濟學，對我後來的影响，也是很大的。張先生是德國留學生，對歐洲大陸經濟思潮、英美經濟理論，以及馬列共

產主義經濟制度，均極熟稔；可以邊談邊敘，有博採羣籍的闡述，也有淋漓暢快的批評論斷，使初學者極易被帶入當代經濟學的視野之中，或一覽無遺，或任君馳騁。如將地租、利息、利潤、供需法則、通貨膨脹、經濟成長、國際貿易……等理論，從重商主義、資本主義、國家主義，說到共產社會主義；人物從亞當史密斯、李嘉圖、馬爾薩斯，到畢古、凱恩斯……。然而，他講得最多的，還是德國李斯特的經濟理論與主張。

新亞初期的三位先生，張、唐兩先生都已先後作古，墓木已拱。祇有錢先生目前尚以九十以上的高齡，在外雙溪故宮後山一所濃蔭深處的宅院裏，有夫人陪伴，仍然過着「焚膏繼晷，兀兀窮年」孜孜於學問的生活。如考訂「朱子學案」後，仍不時以其史學極峯的睿識，頻頻發表文章，指引國人，以驅走時代責任中的蒼涼感與寂寞感。

雞鳴風雨中的迎戰

自然，那時新亞授我課的，不祇錢、唐、張三位先生，還有其他許多位先生，如：曾克甫先生、余天柱先生、梁均默（寒操）先生……，都各有敘述不盡的有趣往事，對區區善盡教誨，無論治學、做人（經師、人師）都有甚大啓蒙開導，提升了人生的胸次與意境，知道如何在貧賤的處境中，可以做到不移；在雞鳴風雨的離亂分歧中，如何安身立命，及走向一個嶄新充滿希望的未來。最後謹選錄恩師唐君毅教授撰「靜夜思懷」，於下期刊出，以饗中外讀者。